

彭德怀脱险 与毛岸英遇难

元江

编者按：这段史实较早见于主要见证人丁甘如的回忆文章，发表于内部刊物《成都军区党史资料》，叙述情节较简单，目前史学界关于这段史实的叙述多是根据此回忆。丁老已故。本文作者元老是丁文的执笔，他根据丁老遗留的文稿及10多年前的访谈录等资料整理出以下文字，对这段史实又作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披露。

1950年夏，朝鲜战争爆发。美国打着所谓“联合国军”的旗号，支援南朝鲜作战。刚解放不久的朝鲜人民又沦入劫难。10月上旬，侵略者的铁蹄跨过了“三八线”。19日，平壤陷落，战火直逼鸭绿江，马上就要燃烧到中国的白山黑水。值此紧急关头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出于唇亡齿寒之虑，饱含国际主义之情，毅然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。就在侵略军继续疯狂北犯时，战功赫赫，威名远扬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我第一批20多万人的正义之师踏上异国土地，向友好邻邦伸出了援助之手。这其中就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。

志愿军总部入朝后，驻扎在平安北道朔州郡的大榆洞，这是先入朝一天的彭德怀亲自选定的。

大榆洞地势险峻、隐蔽，南北是两座东西走向、蜿蜒起伏的山岭。山上林木扶疏，茅草丛集。除了榆树、落叶松等开始掉叶外，众多的雪松、冷杉、云杉仍郁郁葱葱。两山间，夹着一道不很深的沟，沟中有条迂回曲折的小路。过去，大榆洞曾是朝鲜著名的四大金矿之

一。镇子西、南面各有一个大洞，是采金后遗弃的废洞，西面那个离镇较远，南面的一个离镇较近，约有两米多宽、50多米深，稍加整修、清理，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防空洞。根据中央军委指示，志愿军只设司令部、政治部，不设后勤部，后勤保障工作全部由东北军区负责。机关工作人员，除将第13兵团的司、政两部一锅端过来外，还从东北军区机关调入了少数干部。总的来说，机关是很精干的，如政治部总共不过30余人。司、政机关，加上直属分队、勤杂人员，共仅300余人。为了保密和安静，司令部设在镇西北面那长宽各约500米的台地上，所属各处室安置在相距不远的五六幢木板房内。中间的一幢，原来是矿山的木工房，面积稍大一些，作了彭德怀的办公室，他的卧室在北边的一间，室内极其简朴，一张木板当床，其余就只一张桌子，两个凳子。同彭总住在一幢的，还有他的秘书张养吾、杨凤安，以及作战处副处长兼办公室主任成甫。这幢房，大家习惯称作“彭办”。“彭办”东面一间，住着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邓华，副司令员洪学智、韩先楚，参谋长解方，朴一禹和他的随员也住在这幢。“彭办”南面的一幢，是司令部的作战处，这里是战争的中枢机关。当中一间较大，是作战室，室内用几张简易的桌子拼成会议桌，周围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。作战处处长丁甘如，住在作战室旁边一间。其它几幢房子，分住着司令部的军务、通信、机要、管理等部门和警卫分队。

毛岸英是在志总机构组建初期从北京来的。他被分配在“彭办”工作，担任俄语翻译兼做一些机要秘书的事务。他年轻英俊，高高的个头，眉目间隐约可见有像他父亲的那种深邃和精明。虽然这时他只有28岁，但从他的言行举止看得出，他比同龄人显得成熟、老

练。为尽快熟悉军事,弥补他在这方面的不足,他除搞好本职工作外,常向别人虚心求教,并主动帮助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,很得大家的欢心。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家庭出身,也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,所以总部的一般干部都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。

在朝鲜,由于志愿军缺乏空军,高射炮也很少,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,每日出动数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,疯狂地轰炸、扫射,以致到处弹痕累累,血迹斑斑,路无好路,房无完屋。即使地形比较隐秘的大榆洞也不止一次受到美机光顾,有一次还炸毁了山脚下的汽车。但就在这样一种险象环生、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的情况下,彭德怀为集中精力考虑问题,常常是置自身安危于度外,许多次防空信号响后,他都不肯进防空洞,这样就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尤其是,美军在我发动的第一次战役中遭受重挫后,为破坏我军增兵和补给,集中空中力量,不间断地轰炸我军交通运输线、各类军事目标和首脑机关,企图阻止我军锐利的进攻势头。上述情况,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。在一次军委会上,当周恩来得悉彭德怀的秘书在向总参作战部报告前线战况中,提到志总驻地不安全、彭总不注意防空等情况时,就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。11月21日,中共中央给志愿军司令部党委发电报,要求其迅速采取措施:

“据从志司归来的同志面报,志司所在地尚无足够的防空洞,该地又为著名的金矿,志司在街上房屋中办公,而志司负责同志在飞机来时亦常不进防空洞,且志司附近又集中有四部电台,驻扎已近一月……更形暴露。故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,中央责成志司党委应成立决议,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,电台分散安置,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,并布置地下办公室。凡遇敌机来袭,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,任何同志不应违背。”

当天,电报传到志总,作为第一副司令员和党委副书记的邓华,感到责任重大,立即找洪、韩、解等党委成员进行研究,拟出5条意见:(1)由邓华将中央文件亲自交到彭总手上,促使他重视这个问题;(2)责成分管机关工作的洪学智兼管,并具体负责彭总的安全工作;(3)将中央指示精神立即向机关全体指战员及直属队进行传达;(4)增加防空哨,检查防空洞的安全情况;(5)为方便彭总就近防空,派人在“彭办”西侧10多米处的山崖下专门为他挖一个防空洞。

碰头会结束后,邓华拿着北京来的“上方宝剑”走进“彭办”,彭总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面前的一幅地图。当邓简单说明来意,并将文件放在彭手边时,他才颇不情愿地把目光从图上移向文件,粗略看了一眼。然后连头也不抬,闷声闷气地说:“这还不是你们几个告的

状,搞的鬼嘛!”说着拿过文件,用红笔在上面划了个圈,圈旁写了个“彭”字,就把文件递给了邓华,并说:“就按你们讨论的意见去办吧!”又将犀利的目光转向地图,把整个心思投进战争。

第二天,洪学智调来一批工兵为彭总挖防空洞。挖洞,要搞爆破,沉雷般的轰鸣声,闹得彭德怀集中不了精力,他一生气,把部队赶走了,并派人把洪学智找来了。

“洪大个子,你叫人在山下瞎鼓捣什么?没事干了!”彭德怀怒问道。

“彭总!这可不是瞎鼓捣,是挖防空洞,保证你的安全嘛!”洪棉里藏针,不紧不慢微笑着说。洪学智同彭德怀朝夕相处了1个多月,摸透了他的脾气。洪在这类事情上同彭总打交道,总是“你急我不急,你气我不气”的态度,常常弄得对方没有办法,最终只好顺从。

“我的防空,不用你管。”彭德怀向洪挥挥手说。

“我的老总呀!不是我要管,是党委决定分工我管,是中央叫管。”洪学智脸上仍挂着笑容说。稍停,又补充道:“司令员同志!在中央的专门指示上,你是亲自划了圈、签了字的啊!”

中央的指示,党委的决定,像两块镇山石,使彭德怀的脸色平和了,他不再吭声。

其后,经过工兵的昼夜修筑,彭总的专用防空洞竣工了。

这以后连续几天,天气特别晴朗。夜里,明月皎洁,星光灿烂;日间,万里晴空,蓝天如洗。11月24日,整天,暖融融的阳光,覆盖着大地,云朵格外柔和娴静。晚饭后,志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到户外散步,以驱除一日的劳累。镇周的山岗上、树林中、旷地里,可见三三两两的军人在信马由缰地散步。毛岸英同“彭办”的成甫、高瑞欣走在一块。高瑞欣同毛岸英一样,也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,只不过多穿了几年军服。成甫比他俩资格老,阅历深,见识广,茶余饭后常给二人讲一些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,帮助他们熟悉我军历史,增长军事知识。这天,正当成甫的“龙门阵”摆得正酣时,突然,在防空信号枪响过的刹那间,美军12架“油挑子”飞机从大榆洞上空掠过,估计它们是在鸭绿江水电站肆虐后回航的。敌机发现地面出现移动的军事目标后,就掉转机头返回,并在镇上空嗡嗡地盘旋了几圈才离去。没过多久,一架野马式侦察机又凌空转悠了一阵,直到天空涂抹上层层夜色后才飞走。

这时,正在几棵雪松下躲避飞机的成甫不无忧虑地说:“事出蹊跷,这种情况过去可从来没有过!”

“是呀,我调来1个多月了,敌机在头上打转转还是第一次。”高瑞欣颇有同感地说。

“很可能是我们这个军事目标被发现了,这可是危险的信号。”饱经战火考验的成甫警惕地说。接着他面向其他两人补充了一句:“小毛,小高,可要多提高警惕呀!”

“在朝鲜战场上,到处都充满了危险,在哪里都有可能牺牲。这正是林觉民在《绝笔书》里写的‘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’。”毛岸英虽然初涉战争,但却藐视死亡,于是他豪壮地说了上面的话。

“文天祥也说过:‘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’。”高瑞欣赞同毛岸英的观点,补充道。

成甫为自己的这两位年轻的部属,尤其是穿上军装才1个多月的毛岸英,具有勇敢、不怕牺牲的可贵品格而暗自高兴,但又为他俩观点中的片面性而忧心。于是,就抓住这个话题进行开导。他面对毛岸英说:“是的,战场如同刑场,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要有牺牲的准备,这就是你父亲在《为人民服务》里写的:要奋斗就会有牺牲,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但在同时,你父亲又指出: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。”

说到这里,成甫微笑着拍拍岸英的肩膀,半开玩笑地说:“小毛呀,你是你父亲的掌上明珠,你可要牢牢记住这后边的一句话哟!”毛岸英自知理偏,不好意思地低下头,摆弄着自己的棉衣襟。这时,成甫说:“我们回去吧!晚上还有不少事呢!”3人说说笑笑返回了“彭办”。

邓华、洪学智、韩先楚、解方、杜平等目睹敌机一而再地临空侦察,深感苗头不对。“不可掉以轻心,需要预作提防。”邓华神情严肃地说,并对洪学智说:“老洪,今晚上你要召集机关、直属队负责人开个会,布置明天防空的问题,并连夜采取措施。明早你亲自组织人员检查落实情况。”洪表示这就去安排,刚走出房门,又被邓华喊住:“老洪,我看我们先到彭总那里,把严重情况讲一下,并请他参加防空动员会。”

“对!先得把老总的工作做通。老总干什么都很认真,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不那么认真。”洪学智说。

“这事,中央已专门发了文件,出了事不好交待。”韩先楚忧虑地说。

“好吧!我们这就到‘彭办’去。”邓华说罢,第一个跨出房门,快步向西边那幢房走去,洪、韩紧随其后。解方、杜平留下来处理急事,没有去。

快到彭总门口时,邓华停住脚步,转身招呼洪学智:“伙计,还是你先进去给老总磨磨一下。”洪学智赶

前一步,用诙谐的口吻轻轻对邓说了声“得令”,便头一个跨进了门。

这天,正是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前夕,为把这次关键性的战役打好,彭总连续好几天都在殚思积虑地谋划着作战。有时同参谋长解方、作战处处长丁甘如等一起研究情况,有时直接与前线通话了解情况,有时独自进行思考。洪学智跨进门,见彭总双手倒背在身后,挺着宽厚的胸膛,在屋内缓缓地踱步,眼神是严峻的,浓黑的眉毛紧蹙着。洪学智暗想,来的不是时候,但他仍然像往常一样面带微笑迎上前去说:“彭总,今天敌人的飞机来来回回在头上磨蹭了好几十分钟,这真叫‘砍柴刀刮脸,有点玄乎’啊。”他见彭总仍低头未答腔,就直截了当地说:“我们研究,今晚开个会。”彭德怀听说开会,就有点不耐烦地问:“开什么会!”“布置明天防空,请你参加,给大家讲几句。”洪学智简单地陈明来意。

“谁怕死,谁走开!”彭德怀皱着眉、板着脸说。片刻,又劈头盖脑抛出一句:“毛主席说过,原子弹也不可怕,是纸老虎。飞机有什么可怕的?”说罢,又转身踱步。洪学智没辙,转身对邓华扮了个鬼脸,同时将双手向后一摆,意思是他已无能为力,请二号首长亲自出马。邓华前行两步,对已经回到座位上的彭德怀说:“彭总呀!中央指示要注意防空,并说‘任何同志不应违背’,我们都要重视嘛。”彭德怀向来党性很强,当他听到“中央指示”几个字,似乎有所触动,抬起头眨了眨疲惫的眼睛,用手摸了摸许久未刮的胡茬子,望着邓华等人。邓华乘机进言道:“根据今天敌机不停地在头上转悠的情况,十有八九明天要来捣乱。有备无患,无备则有患。稍有闪失,不好向中央交待呀!”洪、韩两人也在一旁插话,说了同样的意思。

“开就开嘛!”彭德怀仍然脸色冷峻地说。稍停又补充道:“你们先去,我马上就来。”

不一会儿,会议就在“彭办”的一个房间里举行。出席会议的有10多人。邓华首先讲话。他讲了今日傍晚出现的异状和明天很可能发生的严重情况,并再次传达了中央3天前的指示精神。最后,他强调了连夜做好防空、疏散工作的几点意见。到会各部门负责同志纷纷表态:回去后,动员全体人员,立即紧急行动起来,以防不测,有的还提出了一些建议。大家发言完毕后,邓华请彭总作指示。彭德怀正襟危坐、表情凝重地说:“好吧,大家就按邓副司令员说的去办。”

会后,总部即下达紧急防空、疏散的通知,规定各机关、直属分队连夜行动。全体人员明早2时起床,3时开饭,4时疏散完毕;一切暴露的、可能引起敌机怀疑的目标,一律暂时撤除或严密隐蔽起来。

第二天凌晨,机关各部门、各单位都按总部的规定采取了措施,进了防空洞。

5时许,几乎一夜未曾合眼的彭德怀,头枕着双手躺在木板床上,冷峻的目光透过窗棂,凝望着天际的残星。再过10多个小时,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二次战役就要打响,战役能否取得全胜,总部作战计划周密与否至为关键。因此,这时的彭德怀正陷入深思中,也许他正在反复论证着“诱敌深入,各个歼击”作战方针的最大可行性;也许他正在检查着参战的每一个军的战役部署是否万无一失;也许他正在展望战役的光辉前景;也许他正担心个别部队协同中因动作不齐而削弱了整体战果。这一点,可能是他此刻最担忧的。这绝不是杞人忧天。他清楚地记得:第一次战役时,就是因为第38军在迂回途中,行动迟缓,未能在总部预定的时间、地点断敌退路,致使约两个师的敌人逃脱。也许……正在这时,洪学智急匆匆地跨进门,有意把语调放轻松喊道:

“哎呀!我的老总,大家都进防空洞了,你怎么还在这里数星星呢?”

“你咋呼什么?”彭德怀因思路被突然打断,很不高兴地说。

“彭总,党委责成我保证你的绝对安全,我是重任在肩呀。现在各部门除值班人员外都进防空洞了,只有你还没动静。”洪学智焦心地答道。他见彭总没应声,又接着说:“你再也不能发生刚入朝时那种危险的情况了。”这话是有所指的。彭德怀比部队早一天入朝,为的是同朝鲜首相金日成商量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。彭德怀在平安北道无部队守卫的大洞(位于东仓、北镇间)找到金日成后,由于敌军进展异常迅速,而朝方提供的情况失准,说敌人还在离大洞约100公里的德川附近,其实敌主力一部已绕到大洞以北,离金日成住的村子仅有10多公里。合围之势将成,情况万分危急。幸好,此时刚过鸭绿江的第40军第118师正从大洞经过,彭总大喜过望,立即命令师长邓岳率所部在大洞周围展开。此后,经过该师指战员的英勇阻击,浴血奋战,才使两位统帅化险为夷。这事是洪学智听杨风安讲的。

“什么危险不危险的,打仗就会有危险嘛。”彭德怀满不在乎地说。他一生遇险的次数太多,可能他已经把1个多月前的险情给忘了。

“老总呀!你是全军的统帅,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,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,这台戏就没法唱了。”稍停,洪学智又加重语气道:“我们怎么向中央、向人民、向部队交待呀!”洪学智见彭德怀没有再开腔,脸上绷紧的肉也松弛下来,感到是按计划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,于

是说道:“我在防空洞里把象棋都摆好了,准备同你杀几十回合呢。老总,你再不走,我找人抬你走吧!”不等对方反应过来,只见洪学智向门外一挥手,突然拥进4个魁梧的警卫战士,在洪学智指挥下,不由分说将彭德怀连同他睡的木板床抬上就往外走。弄得彭德怀啼笑皆非,无可奈何地指着洪学智的鼻子笑骂道:“好呀!你这是拉夫呀!”就这样,彭德怀硬给抬进了为他准备的防空猫耳洞。

三

司令部紧急疏散以后,几幢办公室忽然间变得冷冷清清。各处、室除留极少数人值班处理紧急军务外,全都进了防空洞。作战室留下的人多点,因为今天是第二次战役发动的头一天,根据解方参谋长的指示,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及两个参谋留下来,掌握前线进展情况。“彭办”剩下3个人:长方形办公桌的西头靠门坐着成甫,东头坐着高瑞欣,二人正伏案急办彭总赋予的要务。另一位是毛岸英,他这些日子连续工作,搞得很疲倦,昨晚又忙着防空,彻夜未眠,加上他对紧张的战争环境还未适应,或者说还没有摸到日常生活的规律,不像老参谋们那样,即使再忙,也能够忙里偷闲,抓紧点滴时间打个盹儿,借以消除疲劳,以换得下一时段的精神。

这天凌晨,毛岸英从食堂打回早饭,在大办公桌东头靠里一端坐下来,就哈欠连天地说:“唉,好困呀!”成甫搁下手中的笔,抬头看到岸英极度疲乏的样子,体贴地说:“小毛,看把你累的。你就干脆睡一会儿,先啥也别干。”成甫对毛岸英这1个多月来的表现很满意,同时又很心疼。岸英来到朝鲜战场后,就遇上这日以继夜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,以致体重减轻,面庞也略微消瘦了。

毛岸英听了成甫的话,头一低伏在桌面上就沉入了梦乡,随即发出轻轻鼾声。他睡了大约1个多小时醒来,抬头一看,外面已旭日东升,霞光四射。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,凝神望着辽阔的苍穹,似乎忘记了今天防空的事。过了一会儿,当他把视线收回来落在桌上,发现了冷透的馒头和稀饭,于是就在旁边的火炉上热饭,准备填填腹中的饥饿。

饭热好后,毛岸英正端起碗吃,突然,美空军1个编队的野马式轰炸机,从南直奔大榆洞而来。轰隆的发动机声变成了“呜呜”刺耳的尖叫。12架敌机临空,连圈子也没有绕,就降低高度,将队形变作一路纵队,一架跟着一架拖着凄厉的轰鸣声俯冲下来。说时迟,那时快,上百颗凝固汽油弹投向司令部周围约500米的地

面上，“彭办”首当其冲。一颗燃烧弹直端端落在彭总住房的床位上。片刻间，室内可燃物品全都化为灰烬。办公室也被五六颗燃烧弹命中，损失尤为惨重。室内随着山崩地裂般的巨响，浓烟弥漫，烈火冲天，火舌飞卷。霎时间，一切都被淹没在火海里。

正坐在办公桌西侧、背靠门口的成甫，毕竟久经战役，虽然情势危急，但他处变不惊，向桌子另一端的毛岸英、高瑞欣大喊了声：“快，冲出去！”就憋足一口气，转过身子，冒着令人窒息、炙人皮肉的浓浓烟火，快速冲出门口，在敌机倾泻的弹雨中，他边跑边脱掉着火的棉衣，用双手扑灭头上的火苗，转移到了安全地带，侥幸脱险。而毛岸英和高瑞欣，一因座位距门较远，二因缺乏应变的经验，当炸弹接二连三猛烈爆炸，烟火在室内迅速蔓延时，他们未能飞速抽身夺门而出，而是钻到了桌子底下躲藏。这一失措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结果。随着一阵接着一阵地剧烈爆炸声，屋倒桌坍，万钧重荷将他俩压在地上，加上室内烟熏火燎，高温缺氧，他们已陷入绝境。

同一时间，南面作战室也落了1颗燃烧弹，正坚持工作的丁甘如见室内东北角首先开了天窗，并从那里升腾起股股黑烟，滚出团团火球，烧着了墙上的地图，但他十分沉着、冷静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见北面的“彭办”完全淹没在熊熊火海中，估计那里中弹多，情况严峻，急切大声询问旁边的参谋：“‘彭办’有人没有？”“有！”参谋答道。丁甘如惊叫一声：“糟糕！”立刻组织作战室留下的几位同志，各人顺手拿上一件扑火的工具，奔出作战室，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，冲进北面正燃烧着的废墟救人。但为时已经太晚。当他们从火堆中将毛岸英、高瑞欣扒出来时，两人都已面目全非，情景极为凄惨。高瑞欣，身上暴露的部分多被烧焦，棉衣裤还在冒烟燃烧。毛岸英，身子弯曲着，颈部由于坍塌物的重压被切断了，以致身首异处。先拖出的是躯体，然后才找到头颅。

警报解除后，彭德怀、邓华等首长，闻得噩耗，一起来到现场。大家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，木然默默地望着两具烈士的遗体，久久立在那里。彭德怀这个几乎从不流泪的人，此时已是泪光闪闪。

当天，管理部门按照志总首长的指示，用厚厚的白布将烈士的遗体包裹起来装进棺木，埋葬在司令部后面的山林中。

彭德怀脱险了，志总的几百名干部战士都深深为自己敬爱的统帅幸免于难而欣慰。然而，彭德怀本人却没有情绪对自己的脱险而庆幸，他脑海中充满的是对毛岸英遇难的痛心疾首。每当想起赴朝前夕毛泽东亲自将儿子托付给他的情景，他的心就像针刺般的痛，

有时，还独自喃喃自语：“主席！我辜负了你的重托，没有照顾好岸英呀！”彭德怀认为除志总要将此事向中央报告外，他自己也有必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。于是，他提笔草拟电报稿，由于思绪太乱，短短几行文字，竟写了1个多小时。

毛岸英遇难的消息，当日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北京。首先看到电报的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，由于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，他看完电文，手顿时颤抖了。作为二十年代起就与毛泽东是亲密战友的周恩来，他深深知道，毛泽东一生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：爱妻杨开慧，胞弟毛泽民、毛泽覃，以及毛泽建、毛楚雄等亲人，都先后被敌人杀害。今天在异国他乡，敌人罪恶的炸弹又吞噬了他最钟爱的长子，这对他心灵的刺激会有多大啊！想到这里，周恩来不禁热泪夺眶而出。考虑到毛泽东当前正在病中，且通宵达旦地关注着朝鲜第二次战役的进程，便与刘少奇等商量，决定暂时向毛泽东隐瞒这一不幸消息。

1个多月后，当周恩来得知在外地养病的毛泽东身体已经痊愈，便把岸英遇难之事写信通知他。当时，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看报，当他看完周恩来的信后，脸色顿显呆滞，拿着信纸的双手轻微地抖动，双眼直愣愣地盯着面前的江青和叶子龙，一声不响。他去拿烟，两次都没有将烟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来，旁边的卫士李银桥连忙帮他抽出一根，并为他点燃。屋里静寂得像深夜，好长一段时间，在场的人也没有说一句话，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“啾啾”地从牙缝里吸烟的声响。也许是烟雾熏了他的眼睛，也许是他脑海里浮现出爱子的往事，毛泽东的眼圈一红，泪珠在滚动。叶子龙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又经过一阵沉默，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，他把烟头用力拧熄在烟灰缸里，接着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：“唉！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……”接着，他语调缓慢、神情刚毅地对周围的人说了下面一段感人肺腑的话：“革命战争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！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，反抗侵略者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，前仆后继，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，岸英就是属于其中的一个。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，就当成大事。不能因为是我，党的主席的儿子，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呀……”

朝鲜停战后的第二年，硝烟已散，中朝两国人民永远怀念着那些为抗击侵略者而献身的英雄，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丛中，新添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茔，墓前花岗岩石碑上工整地镌刻着7个大字：“毛岸英烈士之墓”。

(编辑：陈宇)